

# 李商隐《锦瑟》

## 究竟说了什么

■ 许 武



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宣宗大中十二年(公元858年)跌跌撞撞地走完他的坎坷人生路,给世人留下了谜一样的《锦瑟》。历来的解读或猜想,真可谓奇思妙想多多!

自21世纪始,《锦瑟》选入高中教材。人教版编者赞同诗的主旨是“悼亡”,并在教参中进一步指出诗的“基调是哀悼”,“意境”却是“迷离”,比较难做出定位的观点。其用意甚为良苦,可惜论据却勉强——据说“瑟”一定是悲哀的替身,诗的题目等于无题,“锦瑟”蕴藏着的哀怨情调却十分强烈,如此云云。

《锦瑟》究竟说了什么呢?我认为悼亡或爱情说似不妥。诗中并没有什么外人,更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!只有诗人一人,面对锦瑟,触物兴

舍所讲的“清福”。

最后,这句话表达了老舍对欲享清福而不得的遗憾与担忧。

尽管老舍长在北京,但为了求学与谋生,他一生中却有许多时间是在外乡度过的,并不能日日享清福。写作《想北平》时,他不在北京,正羁旅青岛任教。一个依恋故土的人却远离着故土,那是一种心灵上的折磨。老舍时时刻刻挂念着北平,他只有通过写北平来倾吐思乡之情,来表达对那份自然而带有诗意的北平生活的回忆,换句话说,他那一种“享受一点清福吧”的愿望,只不过是一种期盼和回想罢了。

总之,认真解读老舍的《想北平》中的“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,或许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一点清福吧”这句话,是颇耐人回味的。

(江苏省扬州中学 225009)

怀而自悲,自演自唱,慨叹命运的坎坷经历,从对人生失望到最后的自我觉醒,那是人生最后的微笑,虽然有痛苦,却终于自我超越、自我解脱。

所谓要弄清《锦瑟》中的“哀怨基调”与“迷离意境”,实在地说都是人们对它的揣测,似乎把它解释得越艰深越复杂就越像李商隐的诗!其实“锦瑟”作为题目,并非诗人用来自我哀伤,而是借物兴怀。“瑟”是最具表现力的,诗人借“锦瑟”而生出“天涯沦落君与我”同病相怜之情怀。诗中出现的庄生、望帝都是诗人心态的自我表现,珠泪与玉生烟则是诗人所遭遇的遗珠沉玉的坎坷命运的形象表述,诗最后写了人生觉醒的生动过程。整首诗虽有慨叹一生哀怨的一面,却并非等于意境迷离的依据。如果我们把诗人的另一首律诗《安定城楼》拿来对比一下,就会发现两者的写法是完全一致的,都是借用前人的情事来表现自己的情怀。

在《安定城楼》里诗人所描写的景物,乃是诗人自己见到的景象,这是“起联”的内容;第二联贾生与王粲的出现是诗人借前人的故事,表现自己对国家的忧虑之情。而在《锦瑟》第二联中出现的庄生与望帝的故事,也同样是诗人借前人之事来表现对“思华年”(回忆一生遭际)的感慨以及自己的出世态度。借用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乃是用典的妙处,更何况运用得高明!用典是李商隐所擅长的,虽较隐晦,却意蕴深厚,以致人们大有神秘莫辨之感!笔者以为,借助《安定城楼》的对比,得到的启示是有益的。大家历来并未误读《安定城楼》,为何却迷于《锦瑟》?

众所周知,诗人李商隐的命运早已为晚唐末期的没落形势所决定。他只活了46年,一生身经

# 主客对话：是虚拟，还是实有？

■ 苗金德

宋神宗元丰五年(1082),是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谪到黄州的第三年。这一年的七月十六,他第一次泛舟赤壁。因这次夜游赤壁,便有了一篇震古烁今的名文《赤壁赋》。《赤壁赋》成了我们认识苏轼的一个窗口,而“客有吹洞箫者”之“客”也成了解读苏轼的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“客”是谁,是虚拟,还是实有?

据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考证:“东坡《赤壁赋》‘客有吹洞箫者’,不著姓字。吴匏庵有诗云:‘西飞一鹤去何祥?有客吹箫杨世昌。当日赋成谁与注?数行石刻旧曾藏。’据此,‘客’乃指杨世昌。苏轼《次孔毅父韵》:‘不知西州杨道士,万里随身只两膝。’又云:‘杨生自言识音律,洞箫入手且清哀。’杨世昌善吹箫可知。匏庵藏信不妄也。按,世昌,绵竹道人,字子京。”(《陔余丛考》

卷二十四)

苏轼自己也有帖:“仆谪居黄冈,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,自庐山来过余。其人善画山水,能鼓琴,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,通知黄白药术,可谓艺矣。明日当舍余去,为之怅然。浮屠不三宿桑下,真有以也。”(《帖赠杨世昌》)

杨世昌是苏轼的朋友,从记载情况来看“客有吹洞箫者”跟他是最相符了。虽然在黄州时,苏东坡朋友不少,有邻人潘酒监、郭药师、庞大夫、农夫古某等,有做官的黄州太守徐大受、武昌太守朱寿昌,有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的马梦得,还有两个是道士,一个是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的,一个是苏轼最好的朋友陈糙,但是,都没有资料说其中一人是擅长吹洞箫的,何况这些人中大多是邻里熟人,还不能称之为客。

六帝;而且君主早已成为宦官的傀儡,其中二帝竟为宦官所杀,纲纪不彰,武将拥兵称雄以自重……天下乱象毕现。李商隐虽游离牛李两党之外,与他无涉,却左右不是人。他善于四六文,长于奏章,常在记室,只凭此挣口饭而已。他自己就说过“记室过十年”“樊南穷冻”的狼狈相!

《锦瑟》之作,乃是以诗诠释一生。庄生、望帝都是历史上淡泊名利的代表,在诗中成为诗人人生觉悟的范式人物,诗尾联表现了他觉悟太迟的悔恨之情。最后一句“当时已惘然”,意思是说到现在才真正清醒过来!表明自己虽然未能荣贵却也超越于社会浊流之外,真的“高唱渊明归去来”了。这种无达诂的写法,其秘密就是把言外之意隐起来不明白说出。

人生如此,喜乎?悲乎?总之,以诗人之才为

腐朽的晚唐陪葬,成为腐朽社会的牺牲品,实在可惜!《锦瑟》中庄生的梦蝶、望帝的春心托杜鹃等形象,都应该看成诗人的心理活动。诗人的实际遭遇,就是首联对句所指的“思华年”的内容,大可不必生搬硬套到什么悼亡上去。诗人内心活动是现实境遇的自然而生动的反映,在情节的逻辑联系上也是通畅的,正常而合乎常理的。

至于尾联,千百年来似乎大多把一句未来式的肯定句误读为否定式疑问句,把“可待”的“可”字改为“岂”字。一字之误,全局都变了。

总之,《锦瑟》是诗人最后的绝唱,是李商隐借“锦瑟”为题以自况,一人自导自演:从满怀激情,追求理想,却怀才不遇,坎坷辗转,历经沧桑,直到最后醒悟,摆脱了令人痛苦的现实。